

IDEAT 理想家

CONTEMPORARY LIFE

Design

PAD London 折中主义的新时代
走进 Constance Guisset 的工作室

Lifestyle

马拉喀什：蓝色的房子
哥本哈根：木头的穿越

Trips

迈阿密：狂热的风雅
哥伦比亚：探寻黄金国
按年度流行色订一间房

DESIGN
YOUR
NEW YE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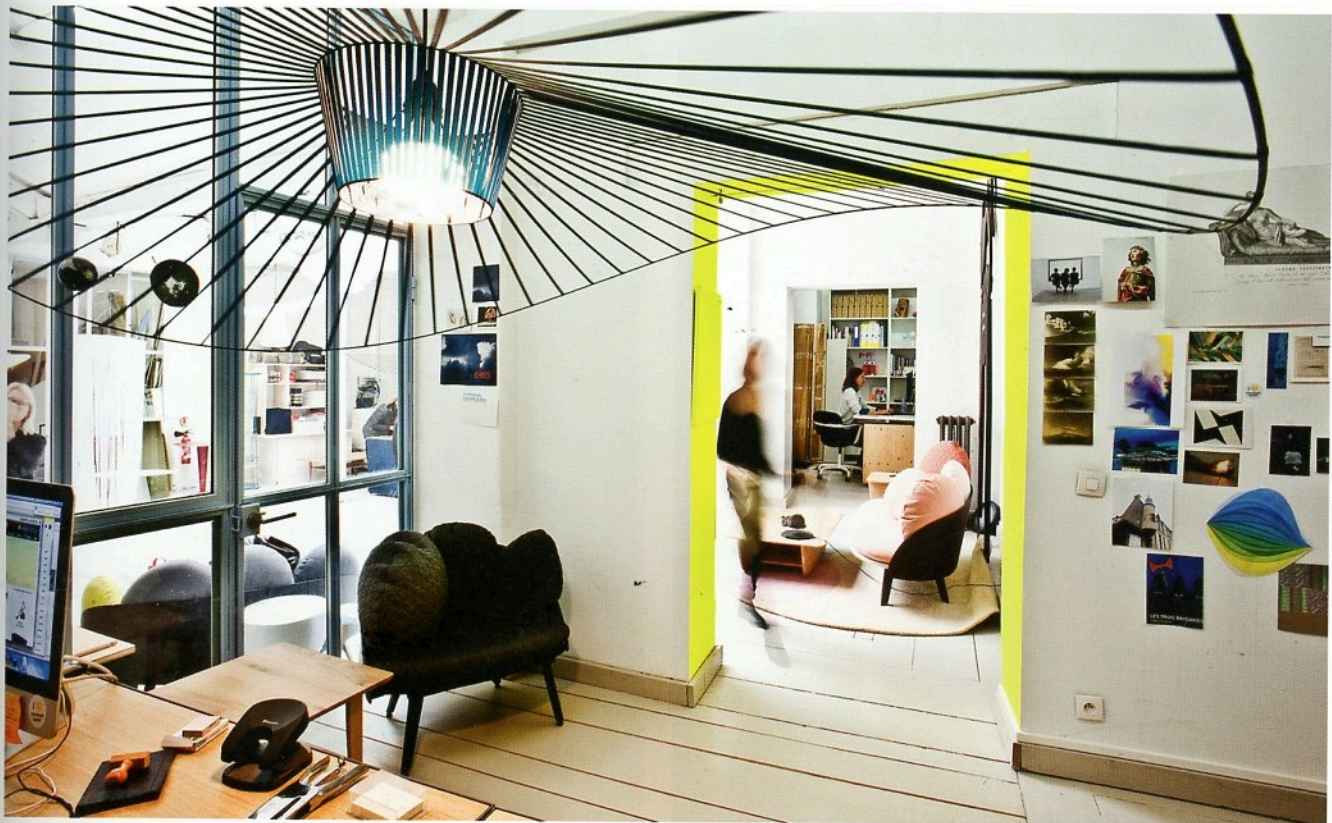
全国邮发代号：46-379

ISSN 2096-0093



N° 021 - January 2017 - RMB ¥35 , HKD \$60





Constance Guisset的工作室

我们起初的想法是去参观设计师 Constance Guisset 的工作室，深信只凭这个地方的设计和构造就能间接展现出这位设计师的个性和风格。但把所有关注都聚焦到她本人身上，这个想法并不让设计师本人感兴趣，她更乐于解释自己带给人们的设计作品和理念。

Constance Guisset 的工作室代表着七年的卓越设计工作，为了更好地展现这个既理性又非理性的“年岁”，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眼前的一切，并被深深折服。

撰文 Guy-Claude Agboton / 翻译 田晶 / 摄影 Gianni Basso © Vega MG

Constance Guisset 最乐于谈论自己工作状态的时候，就是当她漫步在自己工作室中的时候了。而且，这位设计师并没有患上“每句话都以‘我’开头”综合症。此时，她正大步走在 180 平方米的设计事务所中，同时一直不断称赞着整个团队的工作。“一个工作室到了一定程度，其实就是一个人际的奇遇和冒险。这里时时刻刻都有人来往，可能是暂时的，也可以是长期的。这里的工作和状态一直都在演进和变化。”这位女设计师如是道。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抱有如此想法的人，但却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把它付诸言语的人之一。Constance 的语速很快，思路十分清晰，是个言简意赅的人。我们跟随她，沿着她所习惯的路线一路走来，她则在一张又一张工作桌前与人交流着，探讨着，其间为一些问题而深思熟虑。这里并没有“Constance 的办公室”，让别人在听到这个说法时小心翼翼地窃窃私语。起初，工作室就开设在家中，她就在家接待合作伙伴。五年前，经过一段工作上的间歇期后，她在巴黎 18 区的一条街道上找到了理想的办公场所，正好位于地铁边上，而且还正好是底楼——恰恰符合送货

左页 / 设计师 Constance Guisset 坐在 Sol 扶手椅上 (2012, By Molteni & C)。
上图 / 在工作室中，Vertigo 吊灯 (2010, By Petite Friture) 带着优雅和自由的气息俯瞰一切。



的要求。“这是小巴黎唯一能找到稍微大一点的空间的街区。”她这样解释道。在此之前，这个光线充足的地方曾是一家床垫公司的厂址，随后又变成了民宅。这里的空间已被彻底改造过，变得像一个错综复杂的迷宫，还不时出现几级台阶作为点缀。这里的一切都相当有条理，但却并不让人感觉像有“控制强迫症”的人在一手打理。“这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就像潮汐那样，有时候会出现混乱。但是过后，我们会整理。这里通常的组织条理其实相当清晰，这就是生活……我们不可能一边工作，一边整理，否则非疯了不可。”一走到入口处，她就迅速地来到了第一张工作桌，她承认自己很喜欢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多待一会儿。这位设计师更经常去的是一间“工作室中的工作室”——那是一个自由的空间，更是一个宽敞明亮的角落，用来给产品拍照或为展览的布置做试验。就是在这个自家打造的“摄影棚”里，诞生了这间事务所全部设计作品的图像。“我很喜欢在一张照片中传达很多个意思，让人理解一个作品、它的材质、它的比例，以及它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我会在构图上下很大功夫。”Constance 这样说道。在这些照片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人在比较空旷和开放的生活空间之中。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Bruno Scotti 经常来这里加工拍摄出来的照片和视频，就像一个 2.0 版的手工艺人。他特别参与了 Constance 为编舞家 Angelin Preljocaj 的作品《夜》(Les Nuits) 而专门设计的舞台装置。在我们的头顶上，经典的 Vertigo 吊灯安静地悬挂在天花板上。它的下方是纸质模型的展台——制作模型是她设计工作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





团队性的工作

Constance Guisset 经常走动，时而在工作室内，时而在工作室之外。这一天，继瑞士洛桑和法国普罗旺斯的旅途后，她又准备起程去北京。墙上，可以看到很多档案盒，就像在法国知名兄弟档设计师 Bouroullec 那里一般——她曾在他们那里工作过六年半。更远一点的地方，走过两台 3D 打印机中的一台，我们就抵达了 Manuel Becerra 的办公室。这位建筑师的工作重心是室内设计和装置设计。随后，我们来到 Inès Waris 办公室——她曾用泥土打造出“积云”（cumulus）精油扩香仪的形状，后者后来则用陶瓷制成。同样是在这里，从这位年轻女子的手中诞生了首饰设计发行商 Mini Masterpiece 画廊的“星云胸针”（Nebula）原型，其后，才到达珠宝商的店中。Constance 会在“天然和人造”之间来揣摩鉴别一件作品，她津津乐道地强调着这样的悖论。对她来说，所有作品，哪怕是实用性最强的东西，也应该能引起某种感官的刺激，而她所要做的就是将这种感觉“翻译”过来。之后，Constance 来到 Avril de Pastre 的工作桌：这又是一位老将，习惯于带来各种尝试和头脑风暴，推进了无数设计项目的进行。再之后，我们经过行政负责人 Lucie 的办公室，最终到达厨房。在一张散发着温馨气氛的巨大餐桌前，能看到一角镜面墙——那是从一个舞台装置中回收而来的，上面依然挂着一盏优雅飘逸的黄色 Vertigo 吊灯。这个吊灯（由 Petite Friture 出品）的成功其实源自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想法。Constance 从不给自己的品牌

1/ 工作室中充满柔和的颜色和上好的材质。Ankara 座凳（2014, By Matière grise）用橡木和钢材制成。
 2/ Francis 镜子（2011, By Petite Friture）下方，有一幅 Constance Guisset 的肖像，周围则是她所喜欢的人。右面摆放着 Nubilo 扶手椅（2015, By Petite Friture），左边则是 Sol 扶手椅（2012, By Molteni & C）。
 3/ Chantilly 灯的设计模型（2013, By Moustache）。
 4/ 工作室由很多个空间构成。每个空间都有一定的条理。在过去的数年间，Constance 曾负责管理 Bouroullec 兄弟的设计工作室。5/ Constance 的情绪板。



定位于某个市场，虽然她的客户中有 Montreuil 和 La Haye 地区的 Novotel 酒店。她只创造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她所用的颜色总是非常微妙而细腻，就不同介质带来的不同感受向我们提出疑问。“我做一个物品要用两年时间，选择颜色需要一个星期。”她这样说道，因为她知道，自己工作的重点并非立足于颜色的搭配。她喜欢浅玫瑰色，但颜色并不能概括她的全部创作：“我努力让物品变得柔和。因为它们的存在目的不是顶撞或挑衅使用的人。”她如是道，同时补充说，自己从 Bouroullec 兄弟那里学会了耐心，学到了一种观察物品的方法，以及一定程度的苛求和对图像的看重。Constance 永远都在行动中，从不追随别人。她强调自己的独立，同时也十分纳闷：设计领域的大部分女学生如今为何都消失了，这才使今天的设计圈成为男人主导的天地。Constance Guisset 轻轻合上桌上那本关于她在洛桑 Mudac 应用艺术设计博物馆举办的展览（直到 2017 年 1 月 15 日）的书，同时总结道：“我认为，在七年的工作以后，我并没有什么可以拿来给别人讲的经验。我喜欢阅读 Andrea Branzi 和 Bruno Munari 的书，我更愿意围绕着我所认为重要的东西给出一些观点和感受。同时也不排除让一些出人意料的笔者抒发一些情感。”我们寻思，这位设计师的确丝毫没有过度地自我关注，同时也不免有些遗憾：她的图片墙目前正在别处展览。

上图 / Constance Guisset 和围绕着她团队和合作伙伴。

扩展参观

《ANIMA》，Constance Guisset 个展，瑞士洛桑应用艺术与设计博物馆。展期直至 2017 年 1 月 15 日。